

目 录

一	继母嫌女，出走故里 恶舅欺甥，鬻入娼门	 (1)
二	黄少爷邂逅觅淑女 红莲妓风尘识情郎	 (19)
三	艳红院，雪夜话清史 天香楼，佳梦入洞房	 (42)
四	行贿赂贪官献美色 回故都情郎称心愿	 (50)
五	泄春光，弱妇遭毒打 坠珠胎，妓女充新娘	 (81)
六	嫁洋人，玉贞学外语 画裸像，秀文结珠胎	 (102)

七	洋人骗，痛困郑家院 恶婢欺，喜嫁萧氏门	 (124)
八	闹党派，夫妇遭逮捕 受株连，弱女入囹圄	 (144)
九	怪中怪，怪事出监狱 迷里迷，迷途入魔窟	 (163)
十	葛大头威镇城南地 蔺小脚风骚擅专房	 (186)
十 一	遇田妮，慷慨解义囊 操洋腔，谈唱惊群魔	 (208)
十 二	地头蛇屡番害良善 清白女三次遭苦刑	 (230)
十 三	娇小兰苦诉自身事 江湖头畅谈发家史	 (252)
十 四	华工证，华工遭残害 寿筵开，寿筵兆哀音	 (274)

十 五	洋色狼招工讨佳趣 土霸王购房避风险	 (296)
十 六	葛大头惨遭杀身祸 蔺玉贞逼进总管府	 (318)
十 七	七姨太蒙获专房爱 四夫人怀妒发醋风	 (340)
十 八	柔弱女夭逝黄泉路 泼悍妇求情翠云轩	 (362)
十 九	闲子儿得趣对湖阁 新姨娘误入净身院	 (384)
二 十	良家女被骗死张府 狂歌妓恶意入侯门	 (406)
二十一	翠云轩丫环评丫环 凤来阁姨娘讥姨娘	 (428)
二十二	三姨太怯情探真伪 七奶奶抱病查虚实	 (448)

二十三	贬莲琴，佩芳再求救 嫁金桂，巧玲初献策	 (467)
二十四	破淫案，四太判死罪 窥嫁娶，心腹设良谋	 (489)
二十五	翠云轩丫头呈冰心 总管府主子营新巢	 (511)
二十六	主管家事，家事难主 治理群魔，群魔易治	 (532)
二十七	腊八节厨师泄盗案 辞皂日老爷觅新欢	 (554)
二十八	除夕夜主仆开盛筵 新正日叔侄叙故情	 (578)
二十九	一丫环惨死大门内 二家僮火烧净身院	 (601)
三十	风云骤变，妻妾避难 改朝换代，少爷开心	 (624)

- 三十一 苦玉贞再作新姨太 (644)
慈金桂又陷旧穷途
- 三十二 修脚工幸任县知事 (667)
烟花女位及正夫人
- 三十三 吃春饼玉贞识白娥 (689)
出火坑总长嫁小苹
- 三十四 俏侍妾仗义救侠女 (711)
麻武官贪色杀盟兄
- 三十五 妾则妾， 蔺姑娘作妾 (724)
官而匪， 藏司令剿匪
- 三十六 司令下狱， 妾妾星散 (738)
夫人出走， 主仆杀贼
- 三十七 主仆失散， 重返旧地 (752)
姐妹相处， 又入侯门
- 三十八 为虎作伥， 权充腰妾 (771)
养光韬晦， 聊作冶游

三十九	怜旧情，荒冢哭爱婢 患新恙，医院躲荫凉	 (790)
四十	风声鹤唳，逃离故都 随波逐流，浪迹新浦	 (804)
四十一	招蜂引蝶，母女聚淫 争风吃醋，父子操戈	 (822)
四十二	东海县，杀贼报夫恨 南京城，出狱叙友情	 (846)
四十三	蔺玉贞学堂见怪事 淳于娥酒馆话世情	 (867)
四十四	肝胆相照，大白怀义 雪中送炭，小娥赠金	 (883)
四十五	救情人，孤身入虎穴 拯国难，勇士出狼窝	 (893)
四十六	泄案情，黄则诚出走 图私奔，国有德殒命	 (912)

四十七	督办断狱，残杀无辜 义士行刺，殃及池鱼	 (935)
四十八	老怪物，车内出丑相 假贞妇，报上揭隐情	 (951)
四十九	图财害妹，拐妾潜逃 嫁妻求官，杀人夺爱	 (968)
五十	贪副官求财遭杀害 弱小妾被骗入娼门	 (983)
五十一	大烟鬼天伦害妻室 小白娥仗义救故人	 (1001)
五十二	入滕府，玉贞初安身 别盟兄，姊妹三结义	 (1021)
五十三	武馆主偶染瘫疾病 投机贼巧施绝户计	 (1031)
五十四	败家子忍心卖妻女 薄命女献艺登舞台	 (1048)

- 五十五 戏班里外，勾心斗角 (1081)
 剧院上下，谈情说爱
- 五十六 千金女弃家寻情郎 (1103)
 痴心儿贪色患相思
- 五十七 拜师礼简玉贞受宠 (1124)
 定堂会薄德傲设计
- 五十八 裘四爷欺寡夺戏班 (1137)
 荀延旺害兄吞家产
- 五十九 阎王殿娶媳遭杀家 (1153)
 土匪窝鬻妇换毒品
- 六十 伪夫妻致志学日语 (1166)
 假母女精心窥敌情
- 六十一 简玉贞小寓董氏宅 (1189)
 荒木寇大造侵华孽
- 六十二 风尘女改装回故里 (1208)
 苦命儿忍恨认后娘

六十三	奸老板巧聘女翻译 民间女智斗外国商	 (1228)
六十四	荒木寇诳骗走关外 玉贞女失身财富翁	 (1248)
六十五	董经理畅谈黑龙会 蔺胡氏喜玩云雨情	 (1262)
六十六	古玩商云集天津市 孙殿英盗劫清皇陵	 (1278)
六十七	蔺玉贞收养战小鸾 小白娥手刃荒木寇	 (1296)
六十八	国难当头，家事添忧伤 姘夫骤亡，玉贞叹往昔	 (1306)

继母嫌女，出走故里

一 恶舅欺甥，鬻入娼门

我叫蒯玉贞，生于清朝光绪十四年戊子，也就是公元1888年旧历的五月初三，我的出生地是山东平度南乡蓼蔺村，我父亲叫蒯德淮，表字宝臣。他在清朝道台衙门里作过一任小小的典史官，以后退职回家。

我的生母娘家姓安，据说我姥姥家是我们蒯底村人。姥姥家没有什么人。只有个大舅叫安怀新。他和我生母是同胞姊妹。以上是听人说的，我不知道。

我四岁那年，模模糊糊地记得，我生母安氏病故了。我对我的生母的印象不深，只记得我生母有一双很小很小的脚，还记得我生母穿着好看的衣服，躺在个大棺材里。

我生母死了不到半年，我父亲又娶了我的继母胡氏。我在这时就开始记得一些事了。

我继母胡氏比我爹小十五岁。比我大十五岁。

我爹常年躺在炕上吸鸦片烟。家里的事他不问不闻。过去听说我生母安氏是位治家的能手，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由我生母治理，我的生母死后，家务事就落到我继母胡氏手

里。

我那位安大舅，我从来不认识，据说他游手好闲，赌嫖吃喝不务正业，我姥姥和我姥爷是被他气死的，我生母不和他说话，从来不让他进我家的门。我生母死时，他借吊丧之名，来过两次，以后就十天八日来一次，来了就逗着我玩，这时我才认识他。

从那时起，安大舅就常来常往的，我爹娶我继母时，他借着料理喜事为由，就一天到晚在我家，和我爹同榻吸鸦片烟，和我爹我继母同桌吃饭。

我不明白，我安大舅是三十冒头的人了，可是叫我十九岁的继母是姐姐长姐姐短的，叫的那么亲热，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我们那儿的风俗，姐姐死了，姐夫续娶的老婆，不论年龄大小，妻弟要叫姐姐，别人称她是“替头姐姐”，据说别的县份里也是这个风俗。

自从我继母来了后，我安大舅就成了我家里的人了。除了吃喝外，有时就睡在我们的套间里。

我家共有七间房，正房五间是两阴一正，两个套间。我们三口人住在东间，我爹白天在东套里吸鸦片烟，西间里外常年闲着，两间东厢房放东西，农忙时，雇长工有时食宿在那里。

我安大舅经常给我家料理外事，除了买和卖，就是和佃户、长工打交道，家里的事就由我继母主持，可是日久天长，一切家务事统由她二人主持。

我安大舅长得叫人很讨厌，我初次见到他直怕得哭，后来他用糖、“货郎鼓”等玩具哄着我，我才不讨厌他，也就不哭了，可是不敢看他的面庞。

他长得很瘦，长长的一张驴脸，尖尖的下颏，撇着个老鼠嘴，嘴角旁两道深深的皱纹，一双黄鼠狼般鹰眼，短短的两撮眼眉，满脸雀斑，好象洒了一脸荞麦皮似的，短身子，哈巴狗似的两条罗锅腿，说话尖声怪气的，扮演孙悟空就不用化妆了。虽然我见了他这怪相就哭，不知怎的，我继母见了他却总是笑。

我继母的长相，和我安大舅恰恰相反，一张圆脸，满脸是横肉，两只小眼，一双火棍式的蛾眉，蒜锤子鼻子，被两边腮帮上的厚肉一夹，远看象三个鼻子似的，樱桃小口不很大，就是嘴唇厚些，水缸式的身材，又肥又粗，她那个大屁股象个碾盘，特别那两只小金莲，比马蹄子多了两个尖，比鼓锤子多了一片肉，这种脚，我上学时，曾用“宝塔体”的诗赞美它：诗曰：

“藕，猪肋，咸菜篓，高丽烟斗，独角烂佛手，烂地瓜地上走，英文字母象个Q，外国的国旗没有斧头。”

我继母每天早晨，要花费一两个小时收拾她的三大要物，这三大要物是：脚、脸、发。她的头梳了又拆，拆了又梳，发现有一根乱发，就不惜时间地拆开另梳。她的脸：洗了又洗，洗完后抹上一层蜜汁，一层润面油一层粉汁，一层官粉，最后再擦上一层胭脂，用柳枝去皮，油浸后，一头烧成灰棒，用来描眉，一张又厚又紫的脸皮，这一收拾，好象落在霜的冬瓜，也象猴子屁股。

她那一双马蹄子式的金莲，每早上也得化上半小时缠了又拆，拆了又缠，她耐心忍性地拆拆缠缠。缠完后穿上袜子，再往脚大鞋小的鞋里拼命地塞，塞得满鞋是肉，脚尖倒是进去了，可是脚面上的肉仍在鞋口外边，总算把一双肉脚

装到鞋里去了。

本来嘛，当时的农村，当时的妇女，缠脚是当务之急，从六七岁开始，百分之百的没有不缠脚的。我们那儿周围方圆几十里，找不出一个不缠脚的妇女。男人们娶个不周正不好看的半大脚的老婆，就认为是奇耻大辱，如果娶个又小又周正的小脚媳妇，比作了官都觉得光彩。听人说，我们北乡有个男人娶了个不周正的半大脚媳妇，那男人吊死在洞房里，这种事那时并不希奇，听说别的地方也有这种事。

当时男人对女子的审美条件，“小脚”占比重最大。所以就有“品头论足”，“头上脚下”的审美规定。一些妇女在这种压力下，就拚命地夜以继日地缠小脚，煞费苦心地打扮小脚，有的妇女，把两脚缠的又小又周正，但还不甘心，还要做些“空心莲”“仙鹤腿”“木头底”小鞋穿到脚上，使小脚，小中求小。

我就在这种风气，这种压力下，开始受缠脚的罪了。

记得在我生母死后的第二年，我刚刚五岁，过了生日的第二天，家里正在忙着包粽子，我继母把我叫到她炕上，炕上放着一盆热水，还有白布条，她把我的两只脚放到热水里泡了一会，就用白布条狠狠地用力把脚包上，一面包着一面说：“端午节缠脚是个吉利日子，缠出来的小脚和粽子一样。”

缠脚是我一生遭受痛苦的开始，也是当时每个妇女谁也逃脱不了的灾难，当时把脚缠上布条，又麻又痛，以后就钻心地痛，白天还好受，每到夜间痛得我睡不着，趁我爹妈睡沉的时候，我偷偷地解开布条，把布条一扔，非常舒服，舒舒服服地入了梦。

正睡得又香又甜的时候，雨点般的巴掌落到我光光的屁

股上，我被打醒，我知道这巴掌为什么落到我屁股上：“妈！我再不敢了，再也不解开裹脚布了！”我妈好象和我“分工不合作”似的，我喊我的，她打她的，我爹是我家最疼爱我的唯一亲人，这时他看我的泪脸，看看我红肿的屁股，他无动于衷地叹了一口气。我妈打完后，不顾一切地又狠狠地重新把白布条给我裹上，并且用针把布的接头缝紧，这时，我也解不开，也不敢再解。

之后，我妈给我缠脚特别用力，缠得特别紧，好象她那脚没缠好，拿着我这脚出气似的，我觉得我脚上的每个脚趾好象用夹板夹起来似的，脚不敢落地，微一踩地，就钻心地痛。我只好用手爬，用手当脚走路，有时只好呆呆地坐着，呆呆地忍受两脚的酸痛。

我自己不会也不敢处理自己的脚，我继母两三天给我洗一回裹一回，特别是每次用热水洗，烫的两脚又增加了些痛苦，她趁热水烫后的脚又软又热急忙缠上布，一次比一次缠得紧，一次比一次痛得厉害，每洗一次，总是死去活来地痛大半天，我妈咬着牙，打着骂着给我缠脚，我爹含着眼泪哄着我，痛怜着我，安慰着我。

是在六月的时候，我妈不知忙什么，五六天没给我处理这脚了，这时我的脚，除了痛外又觉得奇痒，用手搔，又够不着肉，痒痛交加。不知是什么滋味，茶饭难进，睡眠不得，坐卧不宁。我只好把脚放炕沿上边捶打，边解痒。多次恳求我妈给我解开看看，遭到我妈的唾骂。七八天后，我妈给我解开，血肉粘在布上。布一解，就痛彻肺腑。解下布来一看，脚心的肉不但糜烂，而且生了蛆虫。我妈若无其事似的，找来小刀，在脚心里割上两道长口子。血、肉、蛆、混

合流下。这时我已昏过去了。我苏醒过来，我妈边缠脚，边自言自语地口中念念有词地说：“不把脚心的肉烂掉割掉，四个小脚趾放到哪里？只有这样，缠出来的小脚，才有样子！”

我继母派我安大舅到集上药店去买来“金莲稳步丹”药粉和冰片，樟丹研制的药，还有用白矾烧成灰研成细末。这些是缠脚妇女的专用药粉，这些药粉，每洗一次就擦上，可是并没减轻我的痛苦。

我这脚在烂、麻、痛、痒的痛苦中，足足熬了一年。我一年没出大门，我一年中用手当脚走路。两只脚翘着、膝盖垫着布走路。膝盖磨上茧子，半年没下炕。直到第二年的四、五月中，我的脚才逐渐减少了疼痛。也不烂、不麻、不痒了。可是我这脚已不是脚了，而是成了两个小玩物，和大花生样的小脚了。我们这里的女人有句古语说：“小脚一双，血泪一缸。”可是我为了这双小脚。血流的不多，眼泪何止一缸。

我七岁那年，我的脚，标准地成功地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寸金莲”了。我的裸脚是十三公分，有时去庙会赶山，穿上假鞋，裁衣尺还不到三寸呢！

缠小脚的痛苦总算熬过去了。继之而来是“穿耳”。这年的冬天，在一个严冷的早上，我妈叫我站在院子里，我在院子里冻得搓手跺脚，她不许我进屋。冻得我鼻青腮红，这时才把我叫到屋里，我见她点着油灯，把一根针在灯上烧红，把我抓过来，把针刺到我耳垂上。痛得我眼泪直流。我妈骂着我：“死丫头！叫你在院子里多站一会，把耳朵冻僵了，不就不痛了么！痛！活该！再哭！打死你！”在我妈的又打又骂

又不放手的威胁下，把我的两耳穿上两个孔，用棉花线穿上，以免长死这孔。

我的两耳又溃烂了二十多天。每天又痛又痒又流黄水。直到这个年过后的正月里，才好了。才平复了，戴上了我爹从集上买回来长长的秋叶式的银耳环。我戴上耳环后，不敢猛回头。猛一回头，耳环上下垂的秋叶，不是摔到腮上，就是摔到嘴角上。

他们都夸我长的漂亮，谁见了我谁就说我是“画中人”、“美人”、“漂亮姑娘。”我从镜中里看我自己，也觉得长的不难看。特别我有两道弯眉，一双俊眼，一对深深的酒窝，我自己看了，也生了“自美感”。

我爹时常说我长的和我生母安氏相仿。我的酒窝象我生母，我可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今天这双小脚，可象我生母那双小脚。

我们这儿，每年正月间要“扮耍”。“扮耍”就是“跑驴”、“踩高跷”、“玩狮子”、“跑旱船”。“跑旱船”是扎一个船形的游艇，周围用布围住，找一个好看的男小伙子，扮成个大辫子的姑娘，用秫秸做两条假腿假小脚，可是穿着的是真鞋，两条真腿在船下跑路，每年都从各庄上找最小的脚女人的鞋，去给假脚穿上。每年都来借我的鞋去跑旱船。以后我年龄大了，也懂事了，他们再来借我的鞋，我就拒绝了。可是我去看“跑旱船”时，见船上假脚穿的那鞋，仍然是我的。我才知道是我继母背着我去借给人家的。

我从小喜欢京戏。每年正月或五月，我们村北头庙前要唱几天京戏，我是每天必去，听完了就回家哼哼什么“五家坡”、“玉堂春”，我牢记着戏词，并且学女角的舞长袖，跑碎

步。只是看戏的时候，我讨厌一些男人，直勾勾的贼眼，老是盯着我的脚，我的脸！

我十岁那年的正月里，刚过了元宵节，不大出门的我爹，居然打扮得衣冠楚楚，长袍马褂，并且穿上他小小典史的官服，我妈也给我穿上新衣新鞋，打扮得我上下一新。我爹告诉我，要送我去上家塾。

我们的家塾，是我们蔺姓一族集资办的私立学堂，对外不开放，所以叫“家塾”，其他的叫“私塾”，当时还没有国家办的学校，虽然这个家塾是我们蔺姓一族办的，可也有两位不姓蔺的同学。当然和蔺姓要有至要的亲属关系，否则是进不了这个家塾的。

这个家塾离我家不远，和我家的西墙是一墙之隔，可是家塾的大门朝西，而我家的门朝东，要去家塾，就得绕着我家的房后转一圈，方能到家塾。

我爹领我进了家塾，拜见了乔老师，等学生们和家长到齐后，在屋子正中八仙桌上摆了香烛纸码，墙上贴有“至圣师孔子之神位”的红纸条。老师烧了香向那红纸条磕了头，家长也都依次磕了头，又叫我和我德沅八叔也磕了头。这样就是我们的“开学典礼”。

我爹和乔老师相互作了揖，两人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我爹辞去，乔老师就给我们“定座位”。

我们一块上学的连我共七人，三个女的，四个男的，也就是五个姓蔺的，两个外姓的。我和我堂叔德源八叔，是这次开蒙的学生，其他五人，有上了二年的或一年的。

我们第一天念的书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一专”叫作“启蒙三字